

<<易中天文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易中天文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141555

10位ISBN编号：7532141551

出版时间：2011-5

出版时间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易中天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易中天文集&gt;&gt;

## 前言

我也曾经是“文青” 本集所收，都是我的一些“文学作品”，有诗、散文、杂文、小说，还有评论。这些文字，曾于2008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，书名《高高的树上》。这次收入文集，没有再作修改。

说起来这也是“还愿”。因为在三十到四十年前，我本是个“文学青年”(俗称“文青”)。从初中三年级开始，就写了不少东西，主要是诗。高中毕业时，我给自己编了一本“文集”。当然，是“手抄本”。那时还没有电脑，铅字印刷太奢侈，也犯禁。甚至就连这“手抄本”，在“文革”中也付之一炬，烧得片纸不存。到现在，只能记起其中的一句——你默默无言的晚香玉哟，请赐些儿暗香来吻吻我！这样的句子，很明显是一个中学生在模仿五四时代新诗人。但这样的情调，在当时却是百分之百要挨批的。于是，我从“文学青年”，转变为“革命青年”。或者说，革命的文学青年。当时的口号，是“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，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”。这就应该“到农村去，到边疆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，岂能呆在花前月下，跟晚香玉卿卿我我？

就到边疆去了，一去十三年！十三年基层锻炼，学生娃脱胎换骨。革命的文青，充满“革命的豪情”。比如发表在《新疆文艺》的这首——冲开弥天的雪阵，我们向沙海深处进军。那里有一块被遗弃的土地，盼翻身，它望断晨昏。语言，也尽量“工农兵”，比如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的这首——热死人的三伏天，入夜才风凉。忙了一天，累了半宿，人人睡梦香。即便写爱情，姑娘爱的也是劳动模范。比如发表在《诗刊》的这首——谁不知道他打草打得最多，谁不知道他下夜下得最勤，他放牧的是全队最好的马群。但，即便是只能表现“革命的主题”，也总还是希望能写得文学一点，不要“太不像诗”。比如发表在《新疆文艺》的这首——停了，天上云；藏了，林中鸦。兔子冻硬了耳朵，狐狸冻掉了尾巴。就连天地间仅存的一点水气哟，也变成霜花朵朵，挂满枝枝丫丫。这跟当时通篇标语口号的“文革作品”比，也还是有点味道。也许，正是因为这点“味道”，我的作品很是被一些编辑欣赏，比如《新疆文艺》的郑兴富。郑兴富先生是新疆大多数青年诗人的恩师。许多人，比如杨牧，比如章德益，比如我，都是他发现、指导、栽培、推出的。那时，我们大多在社会的最底层，比如在兵团的农场当农工(体面的说法叫“军垦战士”)。我们的领导，有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、指导员、营长、教导员等等，谁都能管你。能见到团长、政委，就算通了天。跟自治区党报党刊的编辑交往？想都不要想！

然而我们这些“文青”，却几乎人人都在郑兴富先生家吃过住过，受到过他们夫妇最盛情的款待。他们那不大的家，简直就是文青们的“联络站”和“接待办”。

<<易中天文集>>

那可是吃饭要凭粮票，没有单位介绍信就不能住招待所，弄不好就会流落街头的年代啊！我们这些当年的“打工仔”、“农民工”，又能给他们家什么回报呢？

能回报的，只有共同的梦想；而文学的梦，又总是做不完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很庆幸能有这样一段经历。

有一对企业家夫妻，也在新疆生活过，也曾经是“文学青年”。

他们对我说，你的成功，跟你以前写诗，有很大的关系。

写诗的人有三大优势：激情，想象，节奏感。

这三条，你都用到《百家讲坛》了，能不受欢迎吗？

其实，他们少说了一点：当时我不但是“文学青年”，而且是“革命文青”。

革命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，这就要熟悉甚至通晓工农兵的语言，还要运用得轻车熟路、得心应手。这是要下真功夫的。

1970年“批陈整风”时，我就曾经用最土的大白话，给兵团战士讲马克思的《哥达纲领批判》。

相比而言，《百家讲坛》这点事，还真不算什么。

这些都是题外话。

因为本集所收文字，都基本上与那个时代无关，只能算是当年文学梦的一个延续而已。

就此打住。

2010年5月28日 初稿 2010年9月3日 改定(第一卷前言)

## &lt;&lt;易中天文集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《易中天文集》共十六卷，收录了易中天先生从1980年到2011年三十年间各类著作共十八种，总计四百多万字，内容涉及文学、美学、艺术、文化、历史、法律、政治、哲学和时事。

第一卷，收录了易中天先生的文学作品集《高高的树上》，收有诗歌、散文、杂文、文学评论多篇和中篇小说两部。

这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梦想的延续和实现。

这个梦，他做了四十多年。

第二、三、四卷，收录了他的四部美学著作——《文心雕龙 美学思想论稿》、《美学论文集》、《艺术人类学》和《破门而入：美学的问题与历史》。

它们是1980到2004年间的作品。

美学要求它的研究者既有逻辑思维能力，又有情感和形式的体验能力，这两种能力的锻炼，使易中天在后来的转型中变得游刃有余。

文集第五卷的《闲话中国人》，第六卷的《中国的男人和女人》，第七卷的《读城记》和第八卷的《品人录》。

这些著作，写作于1994年到1999年。

这套“随笔体学术著作”是易中天先生开始思考学术走向大众、走向市场的尝试，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欢迎，常销不衰。

文集第九卷的《费城风云：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》，第十卷的《帝国的惆怅》，第十一卷的《帝国的终结》，与收入文集第十二卷和第十三卷的《品三国》（上下），共同构成了易中天的“历史系列”。

正是通过这个系列的出版，以及“品读中国书系”的一再畅销，易中天先生提出并实践的东方与西方、传统与现代、学者与大众的“三个对接”，得到了公众的认可。

他提出的历史畅销书正说、趣说、妙说“三境界”，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。

2008年3月1日，《中华读书报》将吕思勉、吴晗、易中天，并称为三次“历史热”的代表性人物。

第十四卷的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，第十五卷的《我山之石》和《中国智慧》。

这三本书，以最通晓明白的语言，为读者讲述了我们民族那些古老的智慧。

从周易到禅宗，儒家、墨家、道家、法家，孙子兵法，魏晋风度，无不涉及。

第十六卷，收入了易中天的两本杂文随笔集——《书生傻气》和《公民心事》。

这是一些与前面十五卷颇为不同的文字。

其话题，涵盖民生、教育、媒体、时政、道德、法治诸多方面。

或臧否人物，或点评事件，或陈述观点。

短则数百，长则万言，并没有一定的体例。

但一以贯之的，则是“书生气，公民心，天下义，家国情”，是一个公民社会不能没有的常识，以及那些社会转型期应该思考的问题。

## <<易中天文集>>

### 作者简介

易中天，1947年生，湖南长沙人，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，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。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他长期从事文学、美学、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，央视《百家讲坛》“开坛论道”的学者，其主讲的“汉代人物风云”、“易中天品三国”系列首播即获热评。

<<易中天文集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卷 高高的树上
- 第二卷 美学论著集
- 第三卷 艺术人类学
- 第四卷 破门而入
- 第五卷 闲话中国人
- 第六卷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
- 第七卷 读城记
- 第八卷 品人录
- 第九卷 费城风云
- 第十卷 帝国的惆怅
- 第十一卷 帝国的终结
- 第十二卷 品三国（上）
- 第十三卷 品三国（下）
- 第十四卷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
- 第十五卷 我山之石、中国智慧
- 第十六卷 书生傻气、公民心事

## &lt;&lt;易中天文集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有人问我：人生之中，什么事最重要？

我回答：选择。

又问：什么事最难？

我回答：还是选择。

如果有人继续问下去，那么，我还乐意于告诉他：最痛苦、最折磨人、最能酿成悲剧的，也是选择。这就奇怪。

说选择重要，并不难理解。

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嘛！

说选择困难，也不难理解。

公私不能兼顾，忠孝难以两全，因此左右为难，狼狈不堪。

但是，困难归困难，有选择总比没选择好，能选择总比不能选择好。

没有选择，就没有比较；有选择的可能却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就更加痛苦。

因为那不但意味着你会眼巴巴地失去最佳机会和最佳结果，而且意味着你只能任人支配甚至任人宰割，毫无自主权可言。

没有自主权，也就是没有自由，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幸福感。

所以，有选择，能选择，实在应该说是一种幸福。

但是，事实上似乎也不尽然。

有人告诉过我一个真实的故事：二战期间，在一处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，关押着一位美丽的犹太少妇和她的一儿一女。

大屠杀前夕，为了拯救她的儿女，她被迫献出了自己的肉体。

然而，这位美丽而善良的犹太少妇万万没有想到，她用贞洁和节操换来的竟只是这样一个选择的权利：她可以在两个亲生子女中选择一个和她一起活下来。

显然，这也同时意味着必须由她选择另一个孩子去死。

于是她祈求法西斯允许她来替代去死的孩子，但得到的回答是：或者你和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一起留下来，或者都去死。

少妇如遭雷击，茫然不知所措，而走向死神的队伍却继续前行。

就在两个孩子即将跨进毒气室门槛的那一瞬间，少妇大声喊道：“留下我的儿子！”

结果呢？

结果是她的女儿被杀了，而她自己则疯了。

你能说这样的选择也是幸福吗？

沈石溪的小说《暮色》，写的也是一次同样痛苦、沉重和注定只能是悲剧结局的选择。

在风雪弥漫的朵玛尔草原上苦苦觅食的埃蒂斯红豺群，已经饿了整整三天。

就在整个豺群即将分崩离析甚至会互相吞吃的关键时刻，他们获得了命运之神恩赐的一次转危为安的机会，然而这一机会却又必须用一匹苦豺的生命去换取。

所谓苦豺，也就是钓饵，其命运当然是九死一生。

苦豺依例由豺王指定，但选择的标准只能是年龄加衰老度，再加上整个豺群的“民意”。

按照这个标准，这个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炮灰殉葬品敢死队的角色，就几乎注定了只能由豺王索陀的亲生豺娘霞吐来充当。

于是命运之神便在恩赐机会的同时也“恩赐”了难题：一方面，豺王索陀不能不指定一匹老豺来充当苦豺，因为非如此便不能保证这次狩猎的成功，从而把整个豺群从饥馑的魔爪下解救出来。

他也不能指定别的老豺去充当苦豺，因为那会激起公愤，激起政变，从而导致整个豺群在饥寒交迫之中再毁于内乱。

另一方面，他又实在不忍心亲自宣判豺娘的死刑，尽管她将死得壮烈死得光荣死得重于日曲卡雪山。

豺娘不但生了他，养了他，而且舍生忘死救过他，并正是为了保住他的豺王地位，才去和另一匹年轻公豺英勇搏斗而受伤，而提前衰老的。

## &lt;&lt;易中天文集&gt;&gt;

如果以衰老为理由而逼迫霞吐去充当苦豺，那就等于说，豺娘用生命为自己换来了王位和权力，自己却用这东西去要豺娘的命。

这实在太残酷了。

无论如何，索坨不能这样没有良心！

是保豺群，还是救豺娘，这真是“忠孝不能两全”。

这种两难选择的尴尬局面，我们的古人大概是早就经历过、想到过了。

孟子就曾故意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说：鱼，是我想要的；熊掌，也是我想要的。

如果不能得兼，那就舍鱼而取熊掌。

孟子说的“熊掌”，就是义，也就是群体生存这一最高利益。

为了群体的生存，可以舍生取义，也可以大义灭亲，就像舍弃鱼一样，何憾之有呢？

话是说得很轻松，可惜事到临头，谁也轻松不起来。

诚然，索坨作为豺王，为了豺群的生存，也曾决定要“大义灭亲”。

他一再硬起心肠催促豺娘去完成这该死的使命，同时也一再表示无可奈何，希望豺娘能面对现实，认命算了。

无奈，豺娘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被亲生豺儿逼上黄泉的现实，以至于公然发生了豺群社会中罕见的反叛行为：她猛然回头咬住了代表群体来督促她执行命令的豺王，咬住了他的耳朵。

更糟糕的是，当豺群表示要惩处叛逆时（对于豺群来说，这完全是正义的行为），索坨竟然忘了他豺王的身份，公然横在豺群和豺娘之间，阻止豺群对法律尊严的维护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不智之举只能激起豺群更大的愤慨，从而结结实实把自己和豺娘一起推向死路。

办法也只有一个，带头扑向豺娘，用豺娘的血洗净自己身上叛逆的嫌疑。

否则便只有和豺娘一起，被愤怒的豺群撕成粉碎。

是杀死亲娘，还是和亲娘一起背叛群体，何去何从，必须当机立断。

索坨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。



## &lt;&lt;易中天文集&gt;&gt;

## 后记

十六卷本文集终于编完，很累。

再累也得有个交代。

从第一卷到第十六卷，文集所收之文字，最早写于1980年，最晚2010年，跨度整整三十年。

但这并非三十年著作之全部。

与人合作的，如《艺术教育学》(重庆出版社1989年)、《黄与蓝的交响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)、《人的确证：人类学艺术原理》(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)、《艺术的特征》(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)、《汉代风云人物》(东方出版社2006年)、《从星空到心灵》(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)，都没有收进来。

另外，《新译 国语 读本》(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)、《大话方言》(原名《西北风，东南雨》，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，香港三联2004年)和《成都方式》(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)，也不收入。

算了吧！

十六卷，四百多万字，评个“劳摸”，也够条件了。

其实，不收入文集的，还有1980年以前的作品。

至于大量没有发表、出版的成品或半成品，此刻都装在纸箱子里，单等“老鼠的牙齿去批判”。

实际上，我也曾想过，是不是不要出文集，只出一套四卷本或者六卷本的“精选集”？

但后来发现很难。

一方面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

自家养的孩子，总归自家看着俊。

另方面，硬要说某些著作就是“精品”，也未免“王婆卖瓜”。

总之，书多好的少，挑也挑不了，不如统统当作大白菜，论堆卖。

然而，挑不出精品，却挑得出毛病。

这些毛病，有的可算“软肋”，有的就是“硬伤”。

软肋可以不问，硬伤却不能不管。

2010年2月11日，《中华读书报》发表李蓬勃先生的文章，指出了《汉代风云人物》一书的“十大硬伤”。

虽然李先生很客气地称之为“瑜中微瑕”，但我自己清楚，那些恐怕都不是什么“微瑕”，而是“肿瘤”。

何况，这样的“肿瘤”，《汉代风云人物》当中有，其他书里面，也未必没有。

于是，我委托《光明日报》策划部主任单三娅，辗转联系到李蓬勃先生，向他表示衷心感谢，并将部分著作寄去，请他继续挑错。

其实应该感谢的，还有许多人。

比如《品三国》的责任校对唐让之先生，《咬文嚼字》编辑部的金文明先生，都帮我纠正了不少错误。

也有一些读者，或来信，或发帖，热心地指出各处疏漏。

能够回复的，我都以各种方式表示了谢意和歉意。

未能回复的，谨在此一并致谢和致歉！

另外需要说明的是，某些错误，在再版重印时已经改了过来。

未能纠正的，本次收入文集则一律不作修改，而采取加注的方式来改正。

这样做，一是为了向历史负责，二是为了给自己敲警钟。

第三，也算是充当一回“反面教员”。

写到这里，忽然想起两则笑话。

一则是外国的，有点“黄”。

这笑话说，有一天，某神父开车带一妙龄女郎出行。

途中，神父忍不住把自己的手，放在了女郎的大腿上。

女郎笑问：神父，《圣经》第某章某节怎么说来着？

神父满脸通红，慌忙把手收回。

## &lt;&lt;易中天文集&gt;&gt;

回家后，神父急查《圣经》，才发现那句话竟是：如果你能再深入一点，就能得到更多的快乐。于是，该神父痛心疾首地说：这都是专业水平不高给害的呀！

另一则笑话是中国的，叫《翁仲》。

所谓“翁仲”，原本是匈奴的祭天神像，大约在秦汉时引入中国。

初为铜制，号曰“金人”。

后来，则专指陵墓前面及神道两侧的文武官员石像，也包括动物和瑞兽造型的石像。

有一次，乾隆皇帝路过一座古墓，看见这些石像，便问随扈的翰林学士“是什么”，其中一位答曰“仲翁”。

这就搞颠倒了。

于是，乾隆将他发配到山东去当通判，并赋打油诗一首曰：翁仲缘何曰仲翁，十年窗下欠夫功；而今不得入林翰，罚汝山东作判通。

这诗故意把最后两个字都颠倒过来，一时传为笑谈。

这样的笑话我也有。

比如孔融的朋友“脂习”，就被我误为“习脂”，跟前面所说那位翰林的错误，如出一辙。

幸亏后来被金文明先生看出，这才得以改正。

又比如“累累如丧家之犬”，居然被我写成“落落如丧家之犬”，错得连自己都莫名其妙。

但错了就是错了。

白纸黑字，不容抵赖。

被人嘲讽，也是活该。

其实不要说是著作，就连我的人生，又何尝没有“错别字”？这样算下来，不错的，大约就只有那点理想和追求了。

遂赋七律一首，以为自嘲——雕龙其实是雕虫，四十年来犹未工。

东扯西拉猫狗斗，南腔北调马牛风。

子孙有量装孙子，翁仲无端作仲翁。

百孔千疮君莫笑，有时魂梦与人同。

谨以此文集，告慰母亲大人的在天之灵！ 易中天 2010年12月23日初稿 2011年4月1日改定

## <<易中天文集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从原典中汲取精萃，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结合起来，创建一个现代文化来支撑现代中国的建设，《易中天文集》的结集出版，是很有意义的。

——吴敬琏 易中天最早从事文学、写小说，“《高高的树上》像易中天的青春痘”，是他青春期的印记。

——冯仑 则回忆了当年和易中天一起相互很投机地讨论美学理论的情景。

——邓晓芒 吴思则认为，他和易中天很相像，文学出身进入历史。

——吴思 “自己和易中天一样是学术上的土匪”。

——秦晖 自己和易中天都是资深学术流寇，在学术上到处乱串，“我们都是有底线的反动派。

” ——张鸣 “赶回北京参加《易中天文集(1-16)》首发式。

这些书收集了易先生从1980年到2011年三十年间各类著作共十八种。

他认为，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割断自己的历史。

任何改革和创新，都需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。

易老师是我的朋友和老乡。

我很喜欢看他的书，更喜欢听他的湖南话。

” ——于建嵘 “易中天自拟的条幅是‘书生气，公民心，天下义，家国情’，但自称‘麻匪’、

‘流寇’，兴之所至，跨界写作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

这大致可成为一个现象，吴思、张鸣均自称‘土匪’，不拘一格，因为有‘文青’的底子，所以文章好玩好看。

我也是从小被家长批为‘玩物丧志’，术不专一，心常旁骛的。

” ——杨东平

## <<易中天文集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易中天文集(套装共16册)》编辑推荐：自央视“百家讲坛”热播以来，易中天便一跃成为电视传媒观众眼中的“明星学者”，其畅销作品如《品三国》系列，“品读中国”书系、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及续篇《中国智慧》、《国的惆怅》、《帝国的终结》等，深受全国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《易中天文集(套装共16册)》除了全部收入上述经典作品之外，还将易中天在学术耕耘领域重要的代表作《文心雕龙 美学思想论稿》、《艺术人类学》和《破门而入》一举囊括。

此外，以《高高的树上》为代表的文学创作，以《书生傻气》、《公民心事》为代表的现实关注，全方位地展现了易中天为人为文的神采全貌。

<<易中天文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